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允许国安局利用网络漏洞

综合美国媒体 4 月 14 日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12 日表示，奥巴马已经决定：如果国家安全局（NSA）发现网络安全存在漏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应该披露这些漏洞，但也存在例外情况。这种例外很有可能会允许国安局利用网络漏洞实施攻击。据悉，该项决定是奥巴马于今年 1 月份做出的，当时其正在对总统咨询委员会关于如何应对最近的 NSA 泄密事件进行审查，而对于有关细节白宫目前仍未公开。白宫在声明中称，发现此类漏洞时，政府现在倾向于立即向计算机和软件制造商披露这些漏洞，以避免危害有关行业和消费者。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并没有要求 NSA 完全停止利用漏洞获取重要情报的做法。但它说，总统应该确保 NSA 不会“利用漏洞”进入商业加密系统。如果美国发现一个零日漏洞，就应该修补它，而不是利用它。但有一个例外：即高级官员可以“为了优先级的情报保障，临时授权 NSA 使用这种漏洞”。

美商务部长指出美国努力增强同亚洲地区的经济关系

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网 4 月 18 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彭妮·普利茨克表示，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进行“再平衡”的工作重点包括扩大经济接触。

4 月 17 日，普利茨克在设在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时指出，亚太地区将在下一个 10 年成为美国以外的“全球增长引擎”。她说，亚太地区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占到将近 60%，其贸易额在全球占 40%。2013 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支持了 300 多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亚洲

在美国的投资现在支持着超过 970000 个美国就业岗位。普利茨克表示，尽管这些数据看似惊人，但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开发。到 2022 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 54% 的中产阶级的家园，其进口额预计将增加到近 10 万亿美元。

普利茨克称赞了美国商务部所属的美国和外国商务服务处的工作，该处在亚洲地区有 70 名官员以及近 300 名当地雇员。她宣布美国和外国商务服务处将在中国武汉和缅甸仰光新设办事处。普利茨克表示，一项成功的经济战略必须构筑一个为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地区经济架构。广义而言，美国的经济战略有三个支柱。第一，利用有创造力、有活力的商务外交来增强美国同长期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第二，鼓励增长迅速的新兴亚洲经济体通过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其中包括运输商品的实体基础设施以及为交易活动提供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法律和监管体系。第三，建设并增强区域性机制，例如有待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以确立并维护促进平等竞争环境的规则。

普利茨克指出：“美国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开放、透明的经济环境。我们还希望保障一个尊重普世权利以及人人享有自由的开明的政治环境。”

奥巴马重返亚太的三大困难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的亚洲之行并未为美国赢得良好的开局，这种节奏的失调和其中利益权衡的复杂性让美国今年的重返亚太之旅前途堪忧。第一，奥巴马此次出访日本，不但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力挺日本，更是急着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带着日本“走出去”。在盟邦关系上，奥巴马表足了立场。但是，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奥巴马最关注的还是 TPP 以及美国的经贸利益。然而 TPP 谈判的滞后成为奥巴马访日最大的败笔，这使得日本之行成为奥巴马的一次“空口承诺”之旅。日美双方在日本希望保持关税的 5 个敏感农产品重要项目上的分歧短期内无法消除。第二，奥巴马要顾及韩国这一盟友的感受。在日韩之间，奥巴马不能厚此薄彼。今年的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奥巴马好不容易将两国拉在一起，但此次奥巴马到访亚洲在韩国仅仅停留 1 天，远远超过安倍计划争取的 3 天 2 夜。奥巴

马指出美方虽然欢迎“中韩经济合作”，但他特别强调“坚守韩国安全和繁荣的基础是美国”。如何调和中美韩的三角关系仍然是奥巴马面临的难题。第三，在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会晤中，马来西亚和美国已就南海领土争端和 MH370 搜救工作达成共识。但在此前的 4 月 24 日，美国国安顾问赖斯会见了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外界推测美国可能借此来表示对马来西亚政府的不满，这也抢去了奥巴马在马来西亚行程中的大半风头。

美菲防务协议不排除苏比克湾

据多维新闻网 4 月 27 日报道，美菲 28 日上午签署一项关于加强国防合作协定。该协定为期 10 年，它将使美军可以临时使用菲部分军事基地，并可在菲提前部署军事装备。据媒体早前披露，根据这项为期 10 年的新防务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国军队使用菲国军事基地，允许美军增加在菲律宾的轮换部署。消息人士称，协议到期后，菲美双方可根据两国需要续签。报道指出，20 年前，美军撤离在菲律宾的长期基地（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这让美军再度驻扎菲律宾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悉，菲律宾政府 2012 年就已同意授权美军重新使用苏比克海空军事基地。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两国长期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美国为菲提供军事援助。菲美两国于 1998 年签署了《访问部队协议》，协议允许美国军队与菲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准许美国战舰停靠菲港口，并让美国军队上岸访问等。自 2002 年开始，美国以“反恐”为名陆续向菲南部棉兰老地区派驻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近两年来，美军更是以参加联合军演为名频繁进出菲律宾，以“轮换”驻扎的方式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从去年 8 月开始，菲美两国正式就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部署”事宜展开谈判。

美国启动第二次四年度外交和发展评估

据多维新闻网 4 月 22 日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4 年前启动首次四年度外交和发展评估，并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指明方向。4 月 23 日，美国启动第二次四年度外交和发展评估，期望能为被指外交软弱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点出新的方向。近期因为巴以和谈心力交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启动仪式上指出，延续四年度外交

和发展评估的精神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就困难的问题发问，这样可以让美国更具适应能力、更强以及更有创新性。第二次四年外交和发展评估基于三个理念：第一，让美国变得更安全和更繁荣；第二，需保持敢于尝试的精神；第三，四年度外交和发展评估是一个让美国国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日常工作受到关注和政治支持的真正机会。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是对美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面临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如何提高效率、效益和问责性所作的全面评估。

白宫称副国务卿伯恩斯将于今年 10 月辞职

据美国国务院 11 日发表声明称，已经推迟退休的伯恩斯在致美国务卿克里的信中表达了辞职意愿。伯恩斯在信中表示：“能够协助奥巴马总统及国务卿克里工作深感荣幸，对在过去 32 年中有机会从事外交工作甚是感激。我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竭尽所能协助十位美国国务卿完成相关工作，在此期间我受益匪浅。我期待开启自己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但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没有什么可以令更加令我引以为豪。” 现年 58 岁的伯恩斯曾任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俄罗斯和约旦大使以及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等职，2011 年 7 月出任常务副国务卿。2012 年，他受奥巴马指派与伊朗就其核问题开展秘密谈判。去年 11 月，伊朗就其核问题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六国达成阶段性协议，目前在就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案继续谈判。2011 年 10 月，伯恩斯访问过中国，受到国务委员戴秉国以及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的会见。2013 年 7 月，伯恩斯代替克里主持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重点关注

美智库专家探讨奥巴马的亚洲之行

编者按：美国总统奥巴马已开展对亚洲四国（马来西亚、韩国、日本、菲律宾）的访问。观察者们纷纷将这次访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联系在一起，人们同时疑惑最近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目前对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发表了相关意见。

“从阿富汗撤军，对利比亚、叙利亚与乌克兰问题不甚投入，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这些都使美国能集中精力在东亚展开行动。”专家理查德·布什说。

米蕾娅认为“战略再保证”是奥巴马此行与安倍会晤的重点，其中贸易是很关键的问题。TPP 为日美关系开辟了新篇章——这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还关系到两国共同面对的外交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保护与提升美国长远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第二，保证并加深美国与已有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并寻找新伙伴；第三，在达成前两个目标的同时深化与中国的关系，不与该地区的国家产生冲突。这些都要求美国对亚太地区投放大量精力并对该地区保持持续关注度。

波拉克认为在亚洲之行中，奥巴马关键要展示美国有实力保持在亚太的存在，这对于美国和亚洲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不单单是遏制中国的砝码。

除此之外，美国还具有其他目标，分别是：

第一，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进行更为广泛的多边活动；第二，美国在该地区不能成为无关紧要的第三方，美国应积极调和日韩两国关系；第三，美国应思考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并且避免在中日之间轻率地做出选择。

学者迈克尔·哈龙指出，美国已经失去了奥巴马第一任期时维持亚太再平衡的动力，美国在军费开支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李侃如则支持美国的亚洲政策。其发言摘要如下：

相比于军费开支等情况，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与承诺才是最重要的。即使美国军费预算缩紧，美国也不能舍本求末，减少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这要求美国出台一个融合经济、军事与外交的综合性亚太战略，而不仅仅在地域上局限于中国、东北亚与东南亚。任何一个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顶层机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美国从来都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大亚洲战略。这个战略要求的门槛比较高，将这个战略提上日程是我们将要追求的极为重要的目标。这个战略将确保美国能在亚洲发挥持续的作用并从美国的预算中保证这些资源的投放。

至于美国亚洲政策未来实施的前景，第一，这要取决于中东局势的稳定程度和欧洲问题对美国精力的分散程度。第二，这要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情况与美国行政部门是否高效。第三，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提供同时获得受到盟友和中国支持的经济与安全政策。

目前来看，中国是亚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美国能同中国建设合作性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就会顺利得多。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分裂，美国也会面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修复同中国关系的巨大压力。

在以上这些的基础上，我将谈谈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

第一，目前没有额外外部事件牵扯美国的精力，四个亚洲国家对美国到访的意愿强烈。第二，就美国国内政治来看，美国国会目前对于行政机构的一些决定并不支持态度，这曾经导致了奥巴马取消去年的亚洲之行。但凡事都有两面，美国是目前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速最强的国家，而前些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最近却遇到了发展瓶颈。美国总统动用行政权力在国内确立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美国政府停摆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综合各类因素来看，美国积极的经济发展使亚洲各国仍对美国存有较高的期望。关于美国政府内不同部门的分歧，我认为这也取决于我们推进问题的方式。最后，我认为我们可以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其作为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在于两国在棘手的问题上是否能建成建设性

伙伴关系。

(文章来源：4月23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加强核安全的可持续性

编者按：为在日益增多的卓越中心和培训中心之间加强协调，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了核安全培训支持中心网。中国、韩国和日本最近成立了亚洲地区网，以促进当地培训中心之间的协调合作。这是地区迈向加强全球核安全结构的重要一步。

自2010年核安全峰会以来，卓越中心一直被视为是全球核安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个机制，确保让有关人员——无论是设施负责人、规管人员、科学家、工程师还是技术员，都受到专题广泛的核安全培训。在保护核材料安全的全球努力中，这些中心的重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的因素”。

这些中心的重要作用通过核安全峰会公报和工作计划得到体现。出席过去数届峰会的一些国家代表突出表示希望建立卓越中心或培训中心。自那时以来，有几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中心尚在发展中。随着培训以及人的因素在核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更多的卓越中心和培训中心在世界各地诞生，训练有素的全球核安全骨干队伍也日益壮大。这些中心不仅推动了国家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的核安全培训。

在过去两届峰会上，推动建立卓越中心和培训中心的努力还通过“礼篮”——即与会者组成的分类小组作出的联合承诺，以获得有力支持。这个得到30多个与会国家支持的卓越中心，介绍了自2012年峰会以来取得的进展，并且推动建立更多中心，深化核安全培训支持中心网的合作。目前支持礼篮的国家数量超过了2012年时的24个。

为在日益增多的卓越中心和培训中心之间加强协调，201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了核安全培训支持中心网。这个网目前包含43个国家的108个成员，旨在促进协调与协作，并鼓励在现有和正在创办的中心之间进行交流。侧重于推动大学

核安全教育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教育网与核安全培训支持中心网相辅相成，核安全教育网拥有来自 38 个国家的 90 多个成员，两个中心均致力于不断培养受过教育和训练有素的核安全人员。

中国、韩国和日本最近成立了亚洲地区网，以促进当地培训中心之间的协调合作。他们的目标是交流培训信息，交流有益的经验，交流资源。通过核安全培训支持中心网，可以建立起更多这样的地区小组。正如亚洲网参与人员所指出，这些地区小组可以帮助就范围更为广泛的专题发展专长，展开有效的合作，发现差距，增进对地区其他中心的需要的了解，通过避免工作重叠而最有效地使用资源。

在我们向前迈进时，加强全球核安全结构，坚持峰会作出的重要努力极其关键。加强核安全可持续性和形成持久的核安全文化，要求每一个参与核事务的人时时刻刻对核安全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向同伴同事宣传其重要意义。促进核安全专业能力的卓越中心和培训中心将是这项努力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4 月 21 日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核安全事务网站， 作者：邦尼·詹金斯）

中美战略不信任根源及应对措施

编者按：如今台湾和日本问题仍然是中美两国战略互不信任的根源。目前中美两国的互动已出现了意图与能力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更加注重中国的能力而非意图，中国更加注重美国的意图而非能力。中美双方领导人是时候该考虑应以建立第四个联合公报为着眼点，推行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行动了。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近期访问了北京、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丽莎·杰克森近期访问了台湾，中方领导层对这些访问的反应表明美中两国之间仍存在着被许多专家称之为“战略不信任”的局面。如今双方的战略不信任有所加剧，两国在台湾和马六甲海域等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使双方对彼此误判的可能性加大。美中两国战略互不信任的根源是什么？双方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台湾和日本问题是中美两国战略互不信任的根源

中美两国在 1972 年、1979 年和 1982 年分别发布了 3 项联合公报，虽然这些公报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石，但它们没有根本性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台湾和日本问题。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它一直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核心问题。而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对公报内容的阐述则不同，中方声明“一个中国”原则，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领导者，要求美国明确中共的领导地位并将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承认中共的唯一合法存在，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

在 1982 年的联合公报中，美国保证将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数量，并最终停止对台出售武器，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但美国却没有履行其在联合公报中的承诺，1992 年美国曾大量向台湾出售 F-16A/B 战机，基于此中国也一直保留着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利。

中美战略互不信任的第二个根源是日本问题。1972 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中提到了日本问题。中国在公报中指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支持日本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国家。”美方宣称将高度重视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两国现有的纽带。剩余的两个公报则没有谈到日本问题。

在中国看来，美国推动了日本的转型，其将日本的自卫系统转化为国家军队，从而推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并缺乏约束日本的政治意图。这是违反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精神的。中美两国在 1972 年和 1978 年的公报中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或在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但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正与日本一同追寻地区霸权，并试图建立一个以美日两国为核心的新地区结构，将其利益范围扩展至朝鲜半岛、台湾及马六甲海峡。

与此同时，美国也怀疑中国会通过发展反舰导弹和超高音速飞行器等先进武器，取代美国成为区域性架构的核心。而且两国的相关机构目前缺乏透明度和双边对话。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挑战，美国正在通过打“日本牌”、“菲律宾牌”和“韩国牌”来抵御这种挑战。

意图与能力的冲突

中美两国的实际行为与三个联合公报中内容的差距已经越来越明显。根据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布拉德博士的说法，目前中美两国的互动已出现了意图与能力的矛盾。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更加注重中国的能力而非意图，中国更加注重美国的意图而非能力。在涉及国家利益与安全问题上，因为中美的关注点不同，双方误判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考虑出台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

中美双方领导人是时候该考虑应以建立第四个联合公报为着眼点，推行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行动了。第四个公报最好能反映出当今的地区格局与不断变化的双边关系。通过采用这种方式，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与战略意图，这有助于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并调和地区结构危机。

（文章来源：4月21日美国外交家网站 作者：诺顿）

美国“转向亚洲”的两难

编者按：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政策面临着困境，国务卿克里更关注中东与欧洲问题；美国在处理同中国与盟友的关系时仍有困难；此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措施不够有力，TPP谈判任重道远。

乌克兰分散了注意力。叙利亚分散了注意力。对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信徒来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核心必须停留在亚洲这个属于未来的地区。虽然对俄关系遭遇严重危机，但看到奥巴马本周以出访日本为起点开始他的亚洲四国之访，“转向”主义者应该会感到高兴。但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满意。在该政策的批评者看来，“转向”使得白宫执着于亚洲代表“未来”的模糊概念，导致

美国忽视了中东和欧洲那些危险得多的问题。怀疑者辩称，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高度关注，助长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巴沙尔·阿萨德等人使用武力的倾向，因为这些人相信美国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远东。就在上周，波兰国防部长托马什·谢莫尼亚克表示，考虑到乌克兰危机，美国现在应当“重新转向”欧洲。

那么，整个“转向”战略是个错误吗？其实不然。未来十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是唯一有可能与美国竞争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长期对手。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对世界经济日益重要。因此，出于长期的经济和战略原因，美国多花些时间巩固在亚洲的地位、少花些时间关注中东的战事和欧洲的权力斗争，仍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虽然“转向”背后的核心战略思想是合理的，但政策的执行却意向不明，且被其他因素分散了注意力。当然，一定程度的注意力分散是难以避免的。未来数年，中国的崛起无疑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但俄罗斯仍有能力制造巨大混乱——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所展示的那样。叙利亚内战是一场人权灾难，而从利比亚到伊朗的中东各国，也都需要关注。白宫总是需要关注眼前的危机——也理应如此。

话虽如此，奥巴马政府无力死盯亚洲的这一现实，已因约翰·克里出任美国国务卿而变得更加严峻。克里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顿深知亚洲的重要性，但克里更关注中东和欧洲。他对以巴问题的执着关注——这个问题甚至在中东都算不上最重要的问题，更别说在世界了——看上去愈发像是在浪费时间。再加上奥巴马为应对国内危机选择取消对亚洲的访问，这让亚洲人不知道到底该以多么认真的态度看待美国的“转向”。“转向”背后的政策也一直存在问题。惯常的批评是，奥巴马过度强调军事层面，这使得中国认为“转向”不过是“遏制中国”的委婉表达。

但这不一定是一种误解。防止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其实是“转向”背后的一项重要动机。重新确立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地位至关重要，此举有助于说服美国的盟国：它们无需被迫接受在中国主导的亚洲沦为卫星国的未来。从这方面看，美中对抗出现某种程度的加剧是难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迄今的努力足以对抗中国，却不足以安抚美国的盟国。日本人担忧，美国太过容忍中国在东海中日均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些岛屿周围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行为。4月19日，就在奥巴马即将抵达东京之际，一艘日本船只因涉及战争赔偿要求而在中国水域被扣押，这加剧了中日间的紧张形势。菲律宾是奥巴马此行的另一站。该国抱怨称，当中国攫取南

海菲方同样宣称拥有主权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时，美国基本没帮上忙。奥巴马将在本周的访问中强化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尽管双方的协议将不会涉及美国在菲重开军事基地的内容。

作为“转向”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军事措施也不够有力。美国宣布在澳大利亚设立新设施训练海军陆战队队员，并将海军资源小幅向太平洋方面转移，但这全都发生在军费开支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的整个举动似乎颠倒了西奥多·罗斯福“轻言细语加大棒”的著名建议。“转向”战略发出了不少高谈阔论，但棍棒看上去太小。非军事方面，“转向”的要点是争取缔结新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设立一个将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 11 个国家联系起来的自由贸易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没有参与 TPP 谈判。从经济角度看，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澳两国均参与了 TPP 谈判。成功缔结该贸易协定，将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大功绩。但意料之中的是，由于既得利益者寸步不让，谈判正陷入困境。然而，如果奥巴马本周能在 TPP 谈判中取得突破，他就将在说服批评者相信“转向”确实是有意义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

（文章来源：4 月 23 日英国《金融时报》，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焦点分析

美国应邀请中国加入 TPP

核心提示：中国在最近关于 TPP 的表述中更显示出其迫切加入的意愿。中国加入 TPP 是一个重要事件。和十多年前中国加入 WTO 相比，TPP 的会员资格将让中国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美中双边投资协定条约意味着 TPP 的一些条件将很快得到满足。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如

果 TPP 不能将两国都包括进去，那么它将是非常失败的。

2 月底，旨在敲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在新加坡结束。会议没有达成协议。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不愿在其“神圣的”农业产品上让步，同时，美国坚持在几个领域上保持进口限制。不过，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新加坡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后即严肃重申奥巴马总统及其本人对敲定 TPP 最终协议的决心。会谈有望在 5 月重启。

虽然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但也带来了一个机会来解决一件久拖未决的事情：中国和 TPP 的关系。中国一直以来抱怨说美国不让其加入 TPP，那么现在中国可以不再抱怨了。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中国领导人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其次，美国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TPP 的大门向中国敞开；第三，让中国加入 TPP 对美国及其他亚太地区的国家都有利。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国抱怨其被 TPP 排除在外。中国认为 TPP 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旨在遏制中国。这其实是错误的，TPP 一开始是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在 2002 年和 2003 年时发起的，和中国无关。这三个外向型小经济体的目的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这种想法后来变成希望邀请更多的国家加入。一开始是文莱，后来是秘鲁、澳大利亚和越南，现在有十多个国家。美国从 2008 年开始想加入 TPP，那时布什总统任期结束。当时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对亚太诸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下降表示担忧，将 TPP 视为提振美国出口的方法。美国关注的重点是贸易，而非中国，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就任伊始即确定让美国加入 TPP。

就在那时，中国对被 TPP 排除在外开始表达不满，尽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两年后才出现。不过，一些智库人士和亚洲问题分析人士，尤其是那些知名的澳大利亚分析人士，依然认为 TPP 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之一。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论断，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就是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阻止亚太地区出现其他任何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原则来自于 20 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一直影响到今天。

不过，中国却认为美国欲寻求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分析人士能够精确地引用西方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结果就是中国认为 TPP 是对其不利的，于

是对 TPP 冷淡起来，并且开始倡导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贸易组织。

中国不会立即放弃 RCEP 的计划，但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考虑开始转向 TPP 的面子问题。日本的加入让中国有所觉醒，而去年 5 月，中国商务部宣布“正在认真研究 TPP”，这是一个初步的信号，6 月，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在阳光庄园会谈时说起这个问题。不过，在去年 11 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态度开始变得明朗。党的领导呼吁进行改革，将中国和全球的经济联系起来，并宣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习近平主席发出明确信号，留任已到退休年龄的中国人民银行改革派行长周小川。周小川试图让中国经济更为开放，许多美国官员对此很了解。习近平主席确保了一个和他想法相近的改革者掌舵中国的银行业。

中国在 TPP 问题上的转向有三个特征：一、中国不再对 TPP 持排斥态度，中国正在考虑如何有效融入 TPP；二、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 TPP 将在下阶段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设定规则，并认为中国不能被排斥在外，否则会付出代价；三、中美官员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已失去耐心。当去年 12 月 WTO 最近一次会议无果而终时，中国商务部长公开暗示，“我们对其他的谈判表示关注”。中国 WTO 研究所的贸易专家更是直言，根据邓小平著名的黑猫白猫论断，“只要有用，我们会尝试，多边、双边或是 WTO。”

中国在最近关于 TPP 的表述中更显示出其迫切加入的意愿。1 月，北京大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表示，“越来越多的政策顾问正在要求政府尽早启动申请加入 TPP 谈判。”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在 2 月底新加坡 TPP 会议无果而终的几天后公开呼吁中国加入 TPP，并表示美国应对此持欢迎态度。

最近，美国分析人士的观点也是如此，他们建议中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2013 年 7 月，在中国同意加入几个另外的投资领域之后，双方投资协定的谈判开始加速。但直到 2014 年初，谈判已进入第 11 轮，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敦促双方在年底前完成谈判。另外，美国对美中自由贸易协定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虽然看上去有些激进，但从实际来看并非如此。当日本加入 TPP 谈判时，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报告称其实这意味着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也适用于中国。的确，几个和中国打过几十年直接交道的知名美国人提出建立美中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国际

集团前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2012年初，格林伯格撰文表示，美中两国应开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3年5月，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其中不乏想法实际的美国人。

白宫的观点更为准确。去年11月20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一次重要的演讲中提到了“美国在亚洲的未来”。赖斯对奥巴马总统确定让美国加入 TPP 不持异议。她在演讲中提到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我们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目标是完成 TPP 谈判……我们欢迎任何愿意达到 TPP 高标准的国家加入，并分享 TPP 的利益，这包括中国。”

这再清楚不过了，首先这番讲话明确表示 TPP 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其次，这番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正在开启深刻的改革，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的计划和美国的 TPP 目标紧密相连。

中国加入 TPP 是一个重要事件。和十多年前中国加入 WTO 相比，TPP 的会员资格将让中国进入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的改革者想要尽早加入的原因之一。去年，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日本加入 TPP 后，该组织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他总结道，“日本的加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加入 TPP 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彼得森研究所下月出版的研究报告将讨论中国加入 TPP 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的影响。报告显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让美国的出口增加 13%，尤其有利于美国的服务业、农业和高级制造业。在十年内，美国的收益将达每年 1700 亿美元，几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

当然，TPP 不仅仅涉及贸易。除了市场准入和关税，TPP 有长达 20 页的规定涉及国有企业、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劳动力和环境、知识产权等。这一系列问题主要涉及两类。首先，TPP 将在未来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制订规则。二战后，美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订中发挥主要作用，没有什么比未来规则制订的角色更重要的了。

其次，如果中国想加入 TPP，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前面还有较大的障碍。一些来自中国的障碍可能需要几个阶段或步骤来解决，这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 TPP 视为“一件单独的事情”，但实际上，这需要有几个阶段或步骤，比如，对于日本的一些农业部门，其他国家也可能有类似情况。准确来说，美中双边投资协定条约意味着 TPP 的一些条件将很快得到满足。总之，一个无法逃

避的结果是因为中美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如果 TPP 不能将两国都包括进去，那么它将是非常失败的。

(文章来源：4月11日国家利益网站 作者：伯纳德·K·高登)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